

艺海观澜

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待满足，尤其是随着日常生活和业余消遣的日渐网络化，网上精神生活“适老化”需要更多关注。

今年以来，“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爆发”“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盯上爸妈钱包”等话题接连引起关注。微短剧在丰富中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的确出现了一些故意制造冲突、情节夸张离谱、价值观念违背时代潮流的创作现象，需要加以监管和引导。

从数据来看，中老年观众已成为微短剧主流受众。《2024年中国微短剧行业研究报告》显示，40岁至59岁的用户占比37.3%，60岁以上用户占比12.1%。一些微短剧制作公司，将发力点对准中老年题材。某微短剧头部公司的编剧透露，中老年微短剧现在是在公司一个独立的产品线，未来近半数作品将在此产品线布局。目前已有的中老年题材微短剧，往往围绕中老年群体最为关注的子女、养老等话题展开剧情，以满足受众情感交流和同龄社交的需要，也注重发挥微短剧节奏紧凑、反转密集的特色，增强观众黏性。

为什么是中老年？应该看到，中老年题材微短剧之所以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作者抓住了细分市场，瞄准了题材缺口。在当下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选择中，网络文艺的分量与日俱增。因其互联网属性，网络文艺一直以来高度倚重年轻用户，在类型形式和题材内容上围绕青年人的审美偏好和文化需求下功夫做文章。微短剧也不例外，常常给人留下年轻态、青春化的形象。然而，在过了与年轻观众最初的蜜月期之后，由于制作上的同质化、模式化，再加上大量免费资源带来的冲击，年轻观众流失已成为微短剧行业不争的事实。

与之相异，中老年群体的观剧需求却与日俱增。一方面，“夕阳红”成为新增网民的重要力量。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网民中60岁及以上群体占到20.8%。另一方面，相较于年轻人，中老年观众在资源搜索上没有那么得心应手，缺乏即时的文艺消费方式，而微短剧不论是推荐方法、观看方式还是付费模式，都方便快捷，适时满足了中老年观众需求。

中老年题材微短剧为吸引眼球而剑走偏锋，在婚恋观、家庭观、伦理观上庸俗化低俗化，甚至在付费模式上产生“歪风邪气”，这一现象理应以抵制，加强管理监督。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中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待满足，尤其是随着日常生活和业余消遣的日渐网络化，网上精神生活“适老化”需要更多关注。内容优质、打开方式快捷，能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产品，为中老年群体所期盼，更多的扶持机制和创作力量也朝这一领域倾斜。

硬件上，随着网络应用的加速普及和数字技术适老化的不断完善，群体间数字鸿沟持续弥合。今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已有2700多家与老年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APP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一些视频网站推出的银发剧场中，包括“大字模式”在内的界面操作更符合“银发族”的偏好和习惯，拉近了中老年观众与网络视听的距离。

内容上，瞄准中老年观众的针对性题材创作不断加强。今年5月，电视剧《老家伙》登陆北京卫视、江苏卫视，收视率斐然，后续还有老年家庭剧《老去的家》、讲述老警察故事的《三义戟2》等，为观众所期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开办的“重温经典”频道自今年2月开播以来，广受欢迎，累计收视规模已超6100万户。行业管理方也鼓励更多视听作品塑造善良慈爱、智慧豁达、勇敢自立、老当益壮的中老年人物形象，鼓励立足孝老爱亲、邻里互助、社会和谐的主题，鼓励创作表现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为，为家庭文明、社会发展、国家进步贡献“银发力量”的故事。

截至2023年底，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16亿人，占总人口的15.4%。“老有所乐”，乐的不仅是富足的物质生活，更是丰富的精神世界。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将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养老社会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需要文艺工作者借力科技、善用媒介，在提升文艺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上，在实现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统一、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结合上，不断做出新的探索。

文化产品供给同样需要『适老化』

马海明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在新时代文学现场，活跃着这样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他们或扎根边疆高原，或行走山林村落，把壮阔丰饶的大地风景带进文学世界；他们聆听传统回响，追寻现代化进程，留下时代的风俗史和心灵史；他们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者，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记录者。

各民族作家深入交流、多民族文学交融共进，共同推动着文学事业的发展。在此，我们邀请获得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两位作家撰文，从他们扎根生活、用心书写的经历体会中，感受民族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不竭动力。

——编者

传递文学坚定温暖的力量

阿舍

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将故乡视为创作的重要源泉或重要依托。但对非专业写作者而言，这却是一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他们会想，世界如此广大，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为什么作家老是盯着自己的故乡写？

事实上，人的一生中，哪一段记忆、哪一段经历在心底留存得最久最深？我想，即使是非写作者，也会有共识——故乡与童年。故乡给了一个人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长记忆和经历，相当程度上，它塑造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心灵和性格。故乡的童年记忆，更是储藏了一个作家生命中最纯真、最深沉的情感，奠定了一个作家的审美基因。

这次获得骏马奖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就是我回望故乡的产物，也是我献给故乡的一份文学礼物。“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我出生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个戈壁小镇，《阿娜河畔》所写的茂盛农场即以此为原型。小说的故事背景来自我整整18年的农场生活经历。

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具备独特地理、历史和文化特点的故乡，是身为作家的幸运。我的故乡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内涵。它遥远，对某些人来说，远得如同天边。它的地理风貌更不用说，尤其当年未被开垦时，放眼望去，四处尽是荒漠、戈壁和盐碱滩，无法想象第一批拓荒者是怎样生存下来的。

自然环境之外，我的故乡的独特性更在于

——人在这创造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10余万参与新疆解放的官兵就地转业进入大生产，紧接着，一批又一批青壮年受到国家的号召、时代的感召，怀抱建设祖国边疆的赤诚之心来到这里，与当地各族群众一起，参与农场的兴建。他们不吝自己的青春，不怀疑心中的理想，凭着一腔热血在这片土地上建设起新的家园。他们并没有因为地处偏远而被时代所遗忘，相反，他们的人生始终紧密地系附在社会变革之上。

我希望通过两代农垦人的人生故事来展现这段历史，同时，在人物身上，也寄托了我对当下现实、对自我、对他人的一些观察和思索。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无论是我的故乡，还是整个外部世界，都在半个多世纪里发生了巨大改变。与外部世界变化相对应，人们心灵深处有哪些变化？在这些变化之外，还有哪些不变的东西？我想写出那些不变，那些始终带给人们温暖与力量的东西，那些足以支撑人们心怀希望、相信未来的东西。

因此，有了《阿娜河畔》里那一群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并不完美，但每个人身上，都有闪烁着人性之光的珍贵品质。我敬重并相信，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作为时间里恒久的不变，为时时刻刻变化中的人们，带去稳固的信念与慰藉。我希望通过故事和人物，呈现并呵护那些明净顽强的心灵。

这次写作实践也使我我对民族文学创作的意义

有了更深的理解。文学本就是一件帮助生活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彼此并不相识的人们增进了解、理解和尊重的善举。民族文学创作首先体现了文学的这一功用。我国各民族作家的创作携带着天然民族文化基因，这些绚烂多彩、极富特色的文化基因，不仅表现在服装、饮食、风俗等外部形态上，更指向他们感受世界、认识自然、看待生命的方式和观念上，这些都构成了有价值的文学表达，当这些表达汇入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格局，就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一个中国作家，无论来自哪个民族，书写的几乎都是中国故事。在创作中，我会跳出本民族题材与特征，也是想借此表达民族作家的创作路径能够突破自身局限，可以展现出更宽广、更深厚的文学面貌。

11月16日，“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在广西南宁举办，凸显了国家对民族文学的关怀和重视。如此高规格的颁奖典礼让我深感荣幸，也备受激励，这份荣誉必然会延伸至我未来的创作，勉励我继续扎实、诚实地对待自己今后的每一部作品。我将从更细微、更新颖、更深入的角度与层面上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继续葆有一颗向生活学习的好学之心，继续探索会通个体、时代、土地三者关系的文学表达方式。

在时间的长河中写下真挚的文字，把文学坚定温暖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是每一位文学创作者的愿望，也是我永久的追求。

写不尽那片土地的故事

少一

从发表处女作《凌晨脱逃》开始，我一直把公安题材创作视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工作生活在基层的人民警察群体。我以为，从与社会接触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从探究人性幽微和心理的复杂性来说，公安工作是一扇很好的观察窗口，也是一座文学富矿。

长期以来，警察群体因为代表着国家形象，时刻牵引着人们的眼光。在大众朴素的认知里，警察有着耀眼的光环和神秘色彩。人们看到的大多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对他们职业生活中遭遇的困难、挫折与困惑知之甚少。作为警营中人，我长期从事公安宣传工作，自以为对身边同事的工作生活有真切体验和准确理解，也自觉有责任用文学的笔触，深入他们的灵魂深处，歌吟他们的生命万象，把生活中警察的真实面貌还原出来。

10多年来，我创作发表了警察题材中短篇小说100多篇，累计200余万字。小说中的故事和主人公原型，大多来自那厚厚一沓的新闻剪贴本。那是我随着同事跋山涉水为群众办事过程中的收获。每每翻阅，我仿佛又回到了采访现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一幕幕难忘的场景历历在目，令我心潮澎湃，也为我的创作增添了底气与活力。我涌动的情感世界里，无时不回响着高举右手时的铮铮誓言。

在两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风能发电引发村民的利益纷争，驻村民警会怎么处理这一棘手难题？我驱车数日，在两省之间的大山里采访，写成了中篇小说《偷风》。随着刑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警察成为一个新兴警种，他们侦破案件的技术手段可谓超出想象，怎样用文

学的形式呈现网警的神勇？我随他们一同出警，在感受、体验、请教后，写出了《网友蓝捉影》。

我深知，与警察有关的故事自带戏剧冲突，而且人设鲜明，写作者只要稍作艺术处理就可满足大众胃口。但我志不在此，写作中故事只是外壳，我关注的是事件背后的世情人心，是掩盖于事物表象之下深层的、复杂的社会原因。

写作中，我尽量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物，写出基层警察与人民群众守望相助的生活日常和烟火气息。我想通过笔下的故事告诉读者朋友，警察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平凡人，他们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你的兄弟姐妹。要说这些年警察工作生活状态有变化，那应该就是治安好了，需要警察服务的事务多了；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警察的职业素养要求更高了；是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警察对自身的执法行为更加自觉规范了。但始终不变的是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责任担当，在危难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出生在湘鄂交界的土家族山村，骨子里融入了土家族人勤劳勇敢、善良纯朴的基因。我的创作和家乡的土地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血脉相连，情感相通。那里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文学原乡，为我的作品增添了地域风情和民族底色。我的警察同事们把心血和汗水浸润在那片土地上，他们的故事照亮的不仅是安宁祥和的山水，更有边地人民的情世人心，后者也成了我绕不开的文学主题。

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我既是

亲历者，也是受益者。我深深体会到，文运与国运同兴衰，文学创作与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相通。写作中，我没有把兴奋点和关注度放在那些民族性的表象上，不搞资料照搬式的民族知识的普及和风土人情的罗列，而是努力把握主人公内在的、独特的精神气韵和贯穿于现实生活的民族文化传承，追求民族生活表现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有机融合，使民族文化叙事、地方性叙事和警察故事融为一体。

短篇小说《月光紧追不舍》荣获骏马奖，让我很受鼓舞。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我，有幸参加颁奖活动，与来自各地的作家们相聚相亲，真切感受到了新时代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强大气场和蓬勃力量。在荣誉的聚光灯下，我也看到自己与优秀作家的差距。我把这次获奖当成自己文学长跑中的一次助力，坚信奔向远方才会收获更美的风景。

图①：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苗寨一角。

李银华摄(影像中国)

图②：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梯田风光。

梁杰摄(影像中国)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期待民族文学涌现更多精品力作

文艺评论